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86 ·

歷史·地理類

四十自述

從文自傳

在出版界二十年

我在六十歲以前

我的半生

胡適著

沈從文著

張靜廬著

馬叙倫著

陳鶴琴著

上海書店

張靜廬著

在出版界二十年

——
張靜廬自傳

祇有自己才真會了解自己
祇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知己

在出版界二十年

目次

一	寫自傳的動機.....	一
二	我的生長地.....	五
三	屠戶世家.....	一四
四	唯一的母校.....	二〇

五	不長進的孩子·····	二五
六	禮拜六派時代的輪廓·····	三二
七	閱讀與寫作·····	三八
八	出版的嘗試·····	四四
九	從酒保到編輯·····	四九
十	荒唐之夜·····	五八
十一	「六三」運動·····	六三
十二	大鬧新華門·····	六九
十三	「誰是主唆者？」·····	七五
十四	踏進出版界·····	八四
十五	泰東圖書局的轉變·····	九二
十六	創造社的搖籃·····	九七

十七	外勤記者……………	一〇一
十八	商報館五年間……………	一〇六
十九	光華書局的誕生……………	一一一
二十	「小夥計」們與「幻洲」社……………	一一七
廿一	迴光返照與黃金時代……………	一二二
廿二	北伐前後……………	一二九
廿三	從「現代」到「聯合」……………	一三五
廿四	再度脫離「現代」……………	一四四
廿五	上海雜誌公司的建立……………	一五五
廿六	小小計劃初步成功……………	一六〇
廿七	「退定改定絕對自由」……………	一六五
廿八	雜誌界的畸形發展……………	一七〇

廿九	提高出版物的水準·····	一七六
三十	平地風波·····	一八二
卅一	抗戰後的出版界·····	一八八
	寫在後面·····	一
附錄	雜誌發行經驗談·····	一

一 寫自傳的動機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裏，「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圖書公司的委託，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時也替上海雜誌公司編校「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裏和幾位編譯所的朋友談起新文化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向我說：「要編纂一部比較詳盡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似乎不應該忘掉你」。這原是一句客氣的話，我當時聽了很覺得慚愧。分析他說這句話的語意，明明在說我

是一個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實行者——出版商人，並不是說我是個在新文化啓蒙運動中間有過什麼貢獻的作家。但是，這雖然是句好聽的恭維話，却也多少帶有幾分的真實性。我自信，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以至於現在，對於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進，多少是盡過一些勞力，耗過一些腦汁，這是不可磨滅的，也許爲同業的先進們所不否認的事實。因此，當時阿英先生和幾位朋友都叫我寫一本自傳，來記述二十年來上海新書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給後來留心新文化運動的史家們一些「或許有用」的史料。祇可惜我沒有文學的修養，缺乏寫作的技巧，絕對不會寫成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文學。所以在當時雖有想寫的動機，而終於不敢下筆，沒有勇氣來大胆地嘗試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張天疇先生來替黃萍蓀先生所編的「越風」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來一篇關於上海新出版業的史實。他說：「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業變遷爲經，多量地探入當時作家們與書店之聚散離合爲緯，織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實際却富有

圖案意味的美麗而實用的廠縐。」（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離本行。）這句話更比較有意思了。因為個人事業的成敗變動，寫出來實在是一與堂無涉；何況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在現代化的大都市裏，幹這樣小小的出版商，有什麼長處可述給後之來者歌頌讚歎呢？假使要寫一部有關於中國出版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的話，最好應該讓張菊生、陸費伯鴻、王雲五幾位先生來寫，才有相當的理由，我想。

不過，照張先生的說法，那麼，我既然在這號稱文化街的四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這悠長的歲月中，所見到的，所聽到的，和我個人自己親身所接觸到的，總該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來，給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業的讀者們，作為茶餘酒後的談助吧。因此，我從去年冬天起，就有了想寫一本自傳的準備。可是因為身體的不健康，和生活興趣的轉變——近一年來對於學習國畫的興趣特別濃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化上二三個鐘點，從事於一花一鳥的傳摹，同時還買了不少關於國畫理論的書籍和珂羅版影印的畫冊，拋了畫筆就拿起畫冊，不斷的練習和鑑賞——竟

分不出一部分時間，來寫這「不必有」的自傳。

直到後來，上海雜誌公司準備出版一種「讀書」月刊，於是編譯所的同人和金則人、平心等幾位先生舊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體裁寫出來。這又是一樁難事了。因為我除在「禮拜六」派盛行的時代，曾經用過受林琴南先生影響極深的文言文寫過幾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說或談怪誌異的幾段筆記以外，十餘年來沒有再寫過一篇像樣的小說或小品文。在當商報編輯時，所寫的都是屬於記事速寫一類的新聞稿；在當書店經理任內，那更談不到寫文章了，最多不過偶爾高興做幾段宣傳性質的廣告底稿罷了。

現在這醜媳婦終究見了公婆面了，「像樣」、「不像樣」的問題，已經談不到了。不過我要請讀者們原諒的是，請勿要用文學欣賞的眼光，來讀這部傳記，否則它會使你大大失望的，這樣幼稚的作品。因為這祇是一個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二 我的生長地

我的祖籍據說是在河南，不知從那一代，隨宋室南渡，寄居在離浙江鑛海縣城二十里的前緒鄉清水湖村。那村莊有三百多家戶口，都是姓張的。直到我父親三十歲時，才離開了，另搬到後緒鄉龍山城的西門外來住。這地方現在總名之爲龍山，是鑛海縣治的東北角，三北（鑛北慈北姚北的渾稱）特區的起點。

我在前清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四月初七日生於龍山。那時大概是在我父親

移家到這裏二十年之後。

龍山的地勢在國防上很重要，而風景也相當的佳麗。東南西三面都是山，是四明山的支脈；東面是石塘山，南面是達蓬山，西面是伏龍山，這三座山環抱着成弧形，一個峯依着一個峯的肩懷，像一隊士兵，肩並着肩，排成一條弧形陣列，雄偉而嚴肅地做了龍山鎮的天然屏障。北面靠着海，有兩條堅實的泥塘，擋住由太平洋襲來的狂浪驚濤。鳥瞰龍山全區的形勢，完全像一張弓，——「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這是我幼年時作文的套語）

在達蓬山麓，有一個湖，叫做鳳湖。有了龍山，當然少不了要有一口配偶這象徵女性的鳳湖了。龍山和鳳湖，這是天然的一對佳偶。在大自然的孕育裏於是乎產生了一位近代偉大的企業家阿德哥。（註一）「人傑地靈」，有了像阿德哥般的大人物出現，然後這小小的龍山鎮，就具備了現代化的都市雛形：有交通部直轄的電報局，有電燈廠，有電話，有自來水，有小菜場，有救火會所，有自行起迄的火車，

有馬路，同時也有兩輛破舊的人力車。在公路還沒有通車之前，更有一條突出海面七里長的石海塘，那是給三北輪埠公司停泊鎮北輪的碼頭。掌握着三北人唯一的交通總樞紐。

這一條馬路和石塘，是龍山唯一的偉大的建築物，也是阿德哥一生最浪費的巨工程。那條馬路沒有特標的路名，起點在虞家的門前，循着河直伸長到海邊，化上三四年的工程，轟炸伏龍山腳的岩石，利用輕便的運貨車，一車一車的無窮盡地向東海裏傾倒，待到石塊填滿了海底之後，上面就用水泥塗上石縫，鋪些黃砂，才算告成了一段路。幾十個工人，從日出到日落，沒有一刻休息的時間，永遠地永遠地向大海進攻。但是不幸得很，這裏的海灣，是正衝着錢塘江口的流沙。你築起一丈海塘，過了幾天那流沙也同樣的壅塞一丈；你築起十丈，流沙也同樣的壅塞十丈。輪船是永遠不會吻着你的海塘的。待阿德哥覺悟到這「人定不能勝天」的時候，那海塘已經築成了有七里多長，糜費的金錢也已經達到八十多萬元了。

馬路和石塘銜接的中間，建造着一座新型的車站，火車的軌道從這車站起一直
到石塘的盡頭。有十輛列車，也有頭等的三等的，和載貨的篷車。車廂大小等於上
海的電車。當鎮北輪滿載着「三北同鄉」從甯波到碼頭的近處，另有一隻鐵龍駁
船往返起駁，絡繹地坐在這車廂裏等候完畢；「鳴」的一聲，火車頭就有氣沒氣地
緩緩循着石塘、拖到車站裏，在紅綠旗的交揚處停住。旅客們下了車，也一樣的領
行李，驗車票，再沿着這馬路，喜氣洋洋地踏上了他們故鄉的土地。

在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以前的時代，一個鄉村的建設具備着都市化的雛形，浙
江省境內確實找不出第二個，我們名之爲「浙江第一村」，並沒有覺得誇大。（現
在有了更完美的溪口了）

爲着想觀光這「浙江第一村」，光華書局的老闆沈松泉，盧芳二位朋友，由我
陪伴着去遊歷過一回。這時候正在夏天裏，龍山特有的火車頭，因爲夏天的旅客減
少，循例載到上海去修理去了。那天，照例上碼頭，也照例登了車廂，祇是沒有聽

到汽笛的叫聲，全行列車就開始前進了，但是走動得似乎特別慢。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們伸首向火車前後瞻仰一下，真使他倆歎爲奇觀，原來全部火車是由四個腳夫在後面推動的。（註二）

「這真是天下第一村呀！」沈老闆笑着說：「龍山村居然還有人力火車哩。」然而龍山的風景畢竟是美麗的，當他倆坐着轎子，沿着馬路上來的時候，一陣雷雨洗淨了達蓬山的頭面。一堆紅一堆綠的格外地鮮豔像小品文封面上的圖案。一條長長的虹，灣灣地越過伏龍山頂，落在石塘山邊的海面上。馬路兩旁的洋槐，伸出新生的嫩枝，交互地握着手，像一條油碧的長廊。枝葉輕輕地掠過轎子的前簷，沙沙響着，葉子上新沾的雨點，洒到從上海來觀光的新人的臉上。涼風拂動攔在轎沿外的二條脚管，直鑽進旅人的胸懷，汗，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消失了。綠染遍了田野，蔚藍色的天空裏沒有一片雲影，一隻二隻燕子，低低的掠過轎子前張着白色布簾，幾聲三北特有的民歌從隔河茅亭裏傳來，與水車的轆轤聲相應和。

這真是人間的仙境，世外的桃源呀！

這裏，從我見識世面起，沒有遇到水災，也沒有遇到旱災；沒有經過戰事，也沒有盜患和匪禍。這樣的太平樂土，真是中華民國僅有的一塊乾淨土。

龍山，因為牠是在南宋以後才有的遺民居留地。「在海濱海」，所以從前的居民多數是以捕魚為業的。海，是沒有明顯的分界的。為爭奪「我們的海」的權利，土著們就勇於械鬥。聽到鑼聲一響，男子漢都從田裏海裏歸來，娘兒們很快的擦亮了長矛上的尖鏃，等候她的勇敢的丈夫，為宗族的利益而奮鬥。每一次械鬥，要待打得死了人才肯歇手。「死了一個人等於一隻老鴨錢」，（註三）由宗祠裏賠償六毛錢就算完事，很少告官控訴的。這風氣到民國後才消滅了。（械鬥的事在三北是常有的，但是我小的時候祇看到過一回「揚鞘」。（註四））

龍山的風景雖相當佳麗，而古蹟却不很多。這鄙塞的海濱，當然難得有騷人墨客的光顧，或達官顯宦的降臨。值得紀念的，祇有一方矮小的龍山城，那是明季湯